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5n1279

五宗原

明 法藏著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279-A 五宗原序
  - 臨濟宗
  - 兩脉合宗其來有據
  - 雲門宗
  - 溈仰宗
  - 法眼宗
  - 曹洞宗
  - 總結
  - 傳衣法註
  - No. 1279-B 濟宗頌語(附)
- 卷目次
  - 1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279-A 五宗原序

歲乙丑，結夏聖恩禪寺之萬峰關。侍關中者，四上座敏致、證徹也。居一日，俱整衣作禮而請曰：嘗聞諸方尊宿，欲抹殺五家宗旨，單傳釋迦拈花一事，謂之直提向上。然不知五宗之立，果為謬妄者否？願賜一言，以通其難於密。曰：命將者，必以兵符；悟心者，必傳法印。符不契，即為奸偽；法不同，則為外道。自威音已來，無一言一法非五家宗旨之符印也。昔人證之，遂嘿契其微而不分；後人侶之，故建立其宗以防偽。抹殺五家而欲單傳者，剖符銷印自便之渠魁者耳。豈五宗之忠臣，七佛之法將也耶？嗚呼！法滅天人憂，政以此也，可不畏哉！曰：昔時有燒香煉頂密傳宗旨者，大慧一榜揭出，以破狐技。然則今之宗旨，又何貴焉？曰：彼所傳者，竊符假信者耳。若夫法法自明，心心相印者，豈若室中密授之死法子耶？葢傳宗旨者，不悟宗旨者也；抹宗旨者，不知宗旨者也。茲當操提未破之密印，以擒託偽之奸黨，此政今時荷擔如來命脉之真子也，豈浮濫者可混入哉？因原五宗，付諸四子。子稽首謝，各各願嚴符印，以永真傳云。

崇禎戊辰歲春日萬峰法藏於密氏序

No. 1279
五宗原

萬峰沙門　法藏　著

參學弟子　上履　閱

臨濟宗

嘗見繪事家圖，七佛之始，始于威音王佛。惟大作一〇圓相之後，則七佛各有言詮。言詮雖異，而諸佛之偈旨，不出圓相也。夫威者，形之外者也。音者，聲之外者也。威音王者，形聲之外，未有出載，無所考據，文字已前最上事也。若龍樹所現，而仰上所謂無相三昧，然燈已前是也。圓相出于西天諸祖，七佛偈出于達磨傳來，葢有所本也。嘗試原之，圓相早具五家宗旨矣。五宗各出一面，然有正宗。第一先出臨濟宗旨。此相拋出，直下斷人命根，于一〇中，賓主輥輥，直入首羅眼中。所謂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次則雲門三句，一字關也。溈仰圓相，本于此也。法眼談教義於六相之外，曹

洞分回互于黑白之交。只一〇中，五宗具矣。其餘傍出，道理極則。教家玄妙淵微，莫不悉備。故七佛各以一偈攝之。毗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葢以身有相而無相，直截痛快，臨濟宗也。中間微露其旨，雲門宗也。無相中受，圓相之謂，溈仰宗也。身無相，六相義之謂，法眼宗也。身兼無相，曹洞五位之旨也。其餘六佛，及四七諸祖，莫不同此矣。但未明言顯示耳。至般若多羅讖曰：二株嫩桂久昌昌。此鉗記五宗之分，從二家始矣。故有南嶽、青原為五宗之源也。又曰：震旦難濶無別路，要使兒孫脚下行。金鷄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此記當有馬姓者，出于十邡，為二株之正宗。脚下當出四宗，而惟臨濟一宗為正的也。及初祖至金陵，武帝問：造寺度僧有功德否？祖曰：實無功德。此臨濟直截語也，雲門、法眼、溈仰何所不具？帝問：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豈非曹洞語乎？至二祖，有居士請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一將罪來，一懺罪竟，臨濟、雲門宗也。問答歷然，溈仰、法眼、曹洞宗也。沙彌問三祖乞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此非臨濟、雲門宗乎？栽松道者問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遲汝。此語全看，則臨濟、雲門；細開闔之，則諸宗悉具矣。五祖接盧，能以杖擊碓三下，非臨濟張本乎？六祖問南嶽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什麼物與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有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觀讓公說似一物即不中語，此臨濟宗，而亦雲門之旨也。修證即不無，染污即不得，寧非溈仰、法眼宗旨乎？葢四宗之源發於此也，馬駒之讖定於此矣。及向馬師磨磚，馬問：磨磚作麼？曰：作鏡。曰：磨磚豈得作鏡？曰：坐禪豈得成佛？只此一句，臨濟宗旨大振矣，雲門亦具焉。及問：如何即是？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車即是？則溈仰、法眼始於此。馬祖曰：藏頭白，海頭黑，日面佛，月面佛，有時喝，有時打。此臨濟宗也。僧參次，師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柱杖休去。只此一則，便四宗齊收也。震聲一喝，於百丈挂拂之後三日耳聾，於黃檗吐舌之前三頓痛棒，大樹蔭天，臨濟一宗岩然五宗之頂。從威音至此，而乳中醍醐精極玅極，馬駒踏殺天下人，鍾意不在是乎？是知大愚肋下三拳，密闔顯開，橫分竪結，踏四家而獨步，出三句以咸羅，四料簡盡人境法以褫其大綱，三玄要卷生死關而歸于頂。獨道法細分，始能事事心佛；二三同一，方可句句斷玄。影草動則主在我而驗人，金剛提則力在腕而破物。師踞有地，浮汎者未識來

由；喝本無從，認真者定迷落處。兩堂一喝，陸遜迷八陣之圖；兩處讓賓，諸葛有隱蓬之策。二禪客賓主成於陞座，四賓主機用毒於膠盆。或學人先喝以挑鋒，須防伏卒；或知識隨奪而掠陣，貴設陷坑。或夫唱而婦隨，或分疆而裂土。相共一場懨懶，放收兩換交加。囊沙減竈，各顧成功；自縛詐降，獨施冷刺。呢呢喁喁而隱蠆，轟轟靂靂而濡尾。用鏌鋣於太平之後，提祖印於未定之天。舉頭天外，誰是其人？掛鏡當軒，豈容魔異？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照；先擒下而去續，略挑用後之燈。濟船筏於黑風鬼國之間，開晴霽於碧浪通歌之外。頭頭為求格外，著著要了機先。了法者，盡法而無民；亡人者，隨人而施藥。撫猊絃而絕眾聲，滴獅乳而迸驢酪。從遮裏過得，向隨處安閑。行雲行雨，不濕僊衣；驅電驅雷，豈關天怒？興化得於脫下衲衣之一頓，向古廟裏藏身，致使克賓於棒了處，更罰錢出院。南院拈出啐啄，同時失之便打，終令那僧於棒折處，見燈影裏行。風穴從守廓處，入玄要法門，便於南院處，賓主歷然識破，詐道不饑，領棒下無師之旨。法華於古路上不墮，悄然向白兆處，草賊大敗，好手不肯張名，見太平斬痴之略。汾州見象王，行處絕狐踪，遂到放身命處。石霜從掩口，知道出常情，解道荒草裏行。楊岐截路打慈明，知是般事便休，辭雲竟入亂峰深處，既向兩喝後禮拜，復於擔荷處便行。會老失笑驚白雲，會得箇中便了，放手撲到萬仞崖底，有時擲下柱杖，有時放過一著。五祖演不會興化古廟裏話，會白雲一叱便解轉磨，既得出身白汗，廣展下載清風。昭覺勤盡五祖機用邊事，由演師不肯及，再領栢子復證鷄鳴，雖會一串穿却，還合頂[寧*頁]添眼。虎丘隆至見不及處舉拳，解道竹密不妨流水過，終成睡虎。應菴華舉放泥盤處大笑，解道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方見真獅。華藏傑以拄杖兩卓一拋，道三十年後已全面目。破菴先於不心不佛物處，將拄杖一卓略見一斑。無準範道三人證龜成鼈，真不欠少。雪嵓欽道三拳三拜，是同許會三玄。高峰妙以龍頭蛇尾輥作一團，中峰本於脫衣一頓許你半箇。千嵓長見鼠食猫飯，碗破矣而碎甓。萬峰蔚見淨瓶踢倒，鈍漢已而三十。寶藏持承三要印來，爪牙不少。東明昆賴重新悟來，到底無遺。寶峰瑄語若流雲，出身有路。天奇瑞當賓不讓，去有來由。無聞聰深水裏出頭，石中迸火。笑巖寶操履中兼用，水裏有龍。幻有傳一點燈花，虛空爆破。金粟悟一棒到底，不管主賓。三峰藏挽臨濟七百年之大法，頭尾宛然。水雲中飛騰隱顯，何處摸索？

兩脉合宗，其來有據

臨濟一宗，至汾陽慈明而益大起。明出楊岐，自虎丘臻雪巖、高峯、千巖、萬峯，以及笑巖之後，法道復當再振，已正敘其脉矣。其於石霜之下，出有匾頭道人黃龍南公者，初未悟時，因雲峯悅所激指，見慈明。明問臺山婆子話，不能答，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汝作罵會那？師乃悟旨。其下有寶峯真淨克文禪師，往見黃龍，不契。至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曰：黃龍來。曰：黃龍有何言句？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住持。時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座祇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言下大悟黃龍用處。座下有清凉慧洪覺範禪師者，文每為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文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畤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漉魚鰕。真淨見而為之助喜。吾嘗參三玄之旨，有深得，欲求決諸方而難其人。忽見師著臨濟宗旨及智證，傳之臨濟，兩堂首座同喝語，今古心心如覿面相印。復檢其法嗣，未有續之者。因願遙嗣其宗旨，而現在法脉則傳笑巖之後焉。葢不敢負高峰語錄之發起也，因敘臨濟正脉而耑志於此。

雲門宗

自威音，一字金圈拋出。從七佛諸偈、錦字文回、六祖傳來，一個鉢盂囫圇咬嚼不得。馬師之後，這箇眼目淺草易為。長蘆天王惠餅、崇信檠茶，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德山吹滅紙燭於龍潭，正是截流；雪峰胷襟流出於巖頭，豈非函葢？所以韶陽霎時折足於睦州門縫裏、溫研積稔於雪峰堂奧中，便道：三斤麻、一疋布，攛鼈鼻於南山、脫鐵枷於老漢。燭露確師而咄嗟，須彌胡餅而恰好。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透法身之句，北斗裏藏身。鉢裏飯、桶裏水，三昧塵塵；南山雲、北山雨，佛交露柱。將三門來燈上，放餬餅作饅頭。晉鋒八博，咄□中眉，故有紅旗閃爍之品題。此雲門一派所由出也。

溈仰宗

一星火爆於無有雙關之表，三撼門扇於昧落兩頭之間。溈山僧，水牯牛腰下看取；東平鏡，溈山鏡手中撲破。所以凡聖兩忘，見履兼盡。用處則單刀直入，思無則靈燄何窮？插鍬拔鍬，垂脚結脚，平

目仰視，於收放不獨一二二三，而劒刃惟單，兩口無舌。九十六相。雲興父子合宗，溈仰一枝喬出。

法眼宗

七佛偈意，全是修多羅了義語，而儼然獨露臨濟、雲門、溈仰等旨。惟曹洞回互，則不待拈提而自著焉。故知法眼一家，全是教家極則，一代眚教之真月也。達磨傳來：若覓心不可得，明鏡亦非臺。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等語。至於天王聞馬祖言：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言下便悟。龍潭聞天王言：汝槃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王曰：見則便見，擬思即差。師曰：如何保任？王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德山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此便是法眼張本也。雪峰於岩頭處，悟得个他日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自然葢天葢地。遂有玄沙從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沙問地藏曰：三界惟心，汝作麼生會？藏指椅子曰：和尚喚這個作什麼？沙曰：椅子。藏曰：和尚不會三界惟心。沙曰：我喚這個作竹木，汝喚作甚麼？藏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沙曰：盡大地覓一個會佛法底人不可得。藏自爾加勵。及悟後住地，藏問法眼曰：作麼生是行脚事？眼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又論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眼曰：別。藏竪二指，眼曰：同。藏又竪二指，便起去。藏又問：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乃指庭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眼曰：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片石在心頭？眼窘求住，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法眼於是大悟。所以道：會得聲色問處，透聲色也不難；識得凳子來由，周帀有餘都了。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云：是曹源一滴水。正是：山河在我眼裏，自己只在目前。鳥啼花落水茫茫，月白風清山楚楚。說甚惟心惟識，豈關句裏言前？六相義，金絡索掛來；四法界，玉連環拋出。總是弄猢猻圈子，祭鬼神茶飯。何用將心湊泊，頭頭釘釘膠粘？不如信手拈來，處處箭鋒相拄。以致永明博綜於宗鏡，座主彷彿於言詮。此祖宗玅極而流弊，痛挽之，惟望後人之實證也。

曹洞宗

威而音，音而威者。〇五位，前後事也。五位，無位而位者也。威音已前，空劫也。威音至此，今時也。今時無空劫，則非今。空劫非今時，即非古。今古一〇，其為偏乎？正乎？正之偏乎？偏之正乎？偏正兼至乎？正偏兼到乎？吾不知而知，知而邈然於威音之先矣。故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相。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是也。七佛皆然矣。而世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至臨末稍頭，伸出雙趺，以示迦葉。一期大事，不過如此。(西天初祖)迦葉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個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二祖)阿難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三祖)商那曰：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四祖)優波毬多(五祖名提多迦)香眾來求出家，多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毬乃度之。香眾後有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六祖)彌遮迦見一人手執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曰：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七祖婆須密因論義，謂(八祖)佛陀難提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九祖)伏馱密多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及謂香盚子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十祖)脇尊者問(十一祖)富那夜奢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十二祖)馬鳴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富那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鳴謂(十三祖)迦毗摩羅曰：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迦毗謂(十四祖)龍樹曰：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龍樹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〇一切眾惟聞法音，不覩祖相。彼眾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眾曰：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覩，安能辯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盚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滅，復居本位。(十五祖)迦那提婆因外道論義，外曰：我欲得佛。提曰：我灼然得佛。外曰：汝不合得。提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外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提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十六祖)羅[目*(危-(夘-夕)+夫)]羅多答(十七祖)僧迦難提偈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聞風鈴鳴，問(十八祖)伽耶舍多曰：鈴鳴耶？風鳴耶？多

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故。多入(十九祖)鳩摩羅多舍，鳩問：是何徒眾？祖曰：是佛弟子。鳩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鳩云：此舍無人。祖云：答無者誰？鳩遂開門。鳩摩羅多謂(二十祖)闍夜多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從識起，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靜，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幻夢。闍夜多謂(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弟子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此兼叶之旨也。婆修盤頭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二十二祖)摩拏羅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二十三祖)鶴勒那因(二十四祖)師子問：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師子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付法(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密多謂(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般若多羅付(東土)初祖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二祖)神光問此土初祖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祖曰：將心來，吾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僧燦)三祖懺罪亦同。(道信)四祖逢一小兒，問：子何姓？曰：姓即有，不是常姓。曰：汝無姓耶？曰：性空故，無度為。(弘忍)五祖。五祖欲付法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慧能)六祖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青原參六祖，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石頭希遷初參青原，原問：子何方來？曰：曹溪。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曰：若恁麼，用到曹溪作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原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識得？原曰：眾角雖多，一麟足矣。石頭著參同契，以明暗回互，懸起曹洞宗旨，有所來矣。藥山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也不為。曰：恁麼則閑坐也。曰：閑坐即為也。頭曰：汝道不為，不為個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箚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花。雲岩曇晟禪師於藥山悟後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

幸有某甲在。上堂曰：有個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曰：日夜不曾眠。洞山於無眼耳鼻舌身意，不覺捫面問師：既聞水鳥樹林念佛，猛省無情說法。邈師真於良久，覩渠面于水中跌倒。幻人拾起縛草，向泠路上熱鬧，於爐炭裏凝水。藏身無影，只見其聲；全體現前，不逢其面。毒龍蟠處水偏清，頑石堆頭雲欲起。銀碗盛雪，氷花與火焰齊輝，挾後位而攢踴；黑夜烏鷄，舜惹與虛空都碎，帶共功而不斷。五子同歸一父，那知祖業之崇？四臣咸戴一君，豈謂上皇之治？五位分而盡了不了，薪火既滅，世界方炎；一位圓而無圓之圓，花木摧殘，陽春常滿。見消行起，行滅道亡。睡中開眼喫茶，飯後洗盂就坐。鐵脊梁竪處，曨曨似夢；犀角枕倒來，漠漠無天。鬧市裏水流花落，事忙中馬去牛來。既分和叶于君臣，當辨賤貴于王子。賤分外紹，貴從內紹。未識極頭，進於極頭，門內人趨向裏頭事，是朝生之臣種歸王；既識極頭，擔荷極頭，裏頭人不擔屋裏事，是誕生之王種忘父。忘父者，食父而滅祖，故曰內生；無家者，閉宮而令行，故曰化生。末生未知兩紹，真王不類五兒。貴賤俱消，淺深不立。石霜九峰舌結章師悟老技窮，相續大難，豈容付授？悲末世一悟便了之魔人，故曰人多乾慧；示將來三漏須盡之法網，當知悟餘濁智。機不離位，好女不著嫁時衣；見處偏枯，盲兒不放雙拄杖。究妙失宗休坐法，機昧終始要通宗。透此者，不是乾蘿蔔頭；知此者，猶坐水屙漉地。金針雙鎖，鴛鴦交頸分飛，誰云玄路？金鎖玄路，藤樹合枝並起，豈曰鳥道？直須事理不涉，電火難追，展手不如吐舌；一老一不老，半肯半不肯，擊首誰能應尾？所以曹山觸毒，三墮浪分。溈山水牯牛。水牯牛，溈山奈何不得；是國王水草。非國王水草，隨納非污。撲破鉢盂，不獨五馬不嘶，抑且一牛不飲；頹然方丈，不特闍黎不知，抑且侍者不管。閉眼伸出被底裏指頭，誰云師子？看山踏斷脚頭邊鞋鼻，不道死蛇。故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黑漆地履踐，當問景欣；垂衣裳致治，不知堯舜。柰何者，未覩影而傳寶鏡，才入室而伏繩床。評唱繁興，首帕遍布，此法道之可悲也。痛為其宗者，務使親到可耳。

總結

得心於自，得法於師。師有人法之分，心有本別之異。根本智者自悟，徹頭徹尾者是。差別智者自悟之後，曲盡師法，以透無量法門者是。良以師必因人，人貴法玅，分宗列派，毫髮不爽。故傳法之源流，非獨以人為源流也。所以六祖一華而出二枝，南嶽懷讓、青

原行思是也。讓出四葉，自馬祖道一，一出百丈懷海，海出黃檗希運，運出臨濟義玄，一也。百丈出溈山靈祐，祐出仰山慧寂，二也。自馬祖出天王道悟，悟出龍潭崇信，信出德山宣鑒，鑒出雪峰義存，存出雲門文偃，三也。雪峰出玄沙師備，備出地藏桂琛，琛出法眼文益，此馬祖一枝之四葉也。青原一枝出一葉，自石頭希遷，遷出藥山惟儼，儼出雲嵓曇晟，晟出洞山良价，价出曹山本寂，此青原一枝之一葉也。大矣哉！威音王已前無物也，威音王已後無物也。無物之物，不可以言到心師也。其〇也，彈丸迸出，透頂處忤逆聞雷；迅電突來，過眼時紅旗閃爍。裂作兩開而火見，處處斷碑橫古路；控成雙結而中虛，遠遠馳書不到家。不知自己為何物，謾道三界為惟心。滴水。答：曹源滴水，慧超原汝是慧超。分明打劫就窠，爭柰巡人犯夜。羅五家之四面，突臨濟之正宗。所以從威音一點闢開，至臨濟一囊收納。雲門本出睦州於黃檗，豈外滹沱；溈仰自續風穴于首山，還歸慧照。曹洞到浮山而率賓歸王，法眼雖入教而難逃至化。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臨濟兒孫既專大任，敢負前宗。一悟便了而無餘，是增慢者；一槌便就而莫勤，是淺丈夫。當知大器晚成，切莫半途而廢。師承在宗旨，不在名字。源流證悟盡差別，焉可根本坐定。痛快者翻成跋扈，廉纖者到底纏綿。纏綿尚有脫時，跋扈終成異路。殷勤至再，叮囑萬千。幸勿掃宗旨以藏拙，正當究宗旨而竭情。情竭細除，人忘法滅，方可為人師表，紹佛先宗。善自護持，無令斷絕。

傳衣法註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鶴勒那尊者謂師子尊者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之。至達磨大師，謂可大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我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我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閡。至我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

得。聽吾偈曰：我本來茲土，傳法救羣迷。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後六祖因五祖擊碓，夜入祖室。五祖以袈裟圍祖，不令人見。以所傳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我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六祖問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於密)註曰：多子塔前傳法者，懸記此法，祖脉佛脉兩無斷絕之時也。世尊與迦葉分座者，示祖佛位同，佛在世即佛授法于祖，佛滅度即祖授法於佛，指佛以法身為重也。僧伽黎圍之以授法者，正法以衣相密為心印也。凡有難及難信處，即衣法同傳也。正法眼藏者，師師相傳之法眼也。不言涅槃心者，以人人自悟之心各各固有，只在正法眼藏印定以為師法也。勅阿難副貳者，言展轉承化而代不乏人也。偈言法本法無法四句者，指伽黎而授其法相之義也。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于汝，轉授補處慈氏佛者，示前以法正授於祖，茲以法一付於佛，意後佛當親授祖法而後化行也。達磨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者，正以宗旨在衣上，以印所傳契證之自心也。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示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者，蓋以人但信有自悟之門，更不信師法有忘悟了心之玅，故用衣以表明，令人悟之又悟，以盡差別智也。差別盡而根本之惑始盡矣。至我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者，蓋悟心得法者多，悟必盡法而後已，不待一一以衣表示也。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者，言自悟者，單明心道，若無法曲盡差別智，故不能行也。說理者多，通理者少者，言說理者，乃不悟心，而但傳法者也。通理者，自心宗旨，兩得證悟者也。此叮嚀得心必得法而後能行，得法必得心而後實證，二者不可缺一，故當以法潛符密證也。潛符密證，千萬有餘者，言世尊於多子塔前付囑，無令斷絕，定當心法不斷，故千萬有餘也。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者，言人不論根器上下，但不悟耳。若示之一念回機，便同本得，本得之心，與法符契，即與祖佛不二也。傳法度羣迷者，言傳者法，不言有悟可傳人也。五祖以袈裟圍六祖，不令人見而傳法者，正是多子塔前故事。至六祖後，人皆知信此實相無相之法相也。皆言表信而用衣，正重信有宗旨耳。嗚呼，宗旨其可不信乎。宗旨而不信，更用佛祖相傳為哉，更用源流名字為哉。故五宗恐其法滅也，顯言宗旨以付授。付授之久，因不悟心者，認有法可傳，而學法不參心也。故後之悟心豪傑，欲抹殺宗旨，單存悟見也。此心法不同，各偏之弊耳。茲直註佛祖相傳之心法，以示心法同傳之旨，願後人信之，則多子之讖不誣，而千萬有餘之言始實矣。若必重自悟，而抹殺相傳之法，必非悟心之士也。何以故，以其見有法故。見有法，即與自心違故。既

悟見有法，則所悟之心亦偽故。嗚呼，自心師法，不可動著，動著則入地獄如箭射。
五宗原(終)

No. 1279-B 濟宗頌語(附)

萬峰法藏著

學人上履閱

余自力參於折竹聲中，得個前後際斷，頓見青州衫意旨，便能棒棒見血，箭箭中的。復參睡中主，了得高峰枕落、雪嵓古栢，千古同心。因知道無終窮，力參不已，閉關日夕，究其不可究處，所以深入濟上堂奧，旁及四家，兼之旁出諸禪，得大慧所謂禪備眾體之妙。其三玄、三要、四賓主等大法小法，都從達磨密授二祖之七佛偈、西天四七傳心法要，授受至於六祖而出。南嶽、青原兩家大振，所以有百丈再參馬祖因緣，盡以從上諸法做出面目。百丈以三日耳聾傳之黃檗，黃檗以三頓棒傳之臨濟。濟恐宗旨太密，傳久失真，而變為一橛頭粗惡淺小之禪，單可自了，不能為人。故與普化、克符等建立宗旨名相，千變萬化，收歸兩堂一喝，分為賓主，以授三聖大覺。三聖大覺約示而廣演，互相激揚，以授興化祖佛之法。至化而曲盡其妙，不可勝言矣！其時鹿門等承虛接響，幾喪宗旨。幸有守廓為發明之，斯道賴以不泯。繼之兜率聞於清素，覺範得於歸宗，深慮遠傳，各為闡發。臨濟一脉、七佛諸偈，具在典章，政所謂文獻若足吾能徵矣！後世以高峰、中峯之下屢遭世亂，其間諸家傳法弟子給侍不久，宗旨漸疎，迄我明初，幾希殘燼，至於關嶺而及笑巖。其徒廣通公者，自因不識正宗，妄以蠡測，乃序笑巖集，遂云：曹溪之下，厥旁岐縱橫肆出，厥奇名異相涯岸各封，以羅天下。學者因誣其師，為削去。臨濟不欲承嗣，將調截枝泝流以復本原，另出名目曰曹溪正脉。其說一唱，人人喜于省力易了，遂使比年已來，天下稱善知識者競以抹殺宗旨為真悟，致令無賴之徒無所關制，妄以鷄鳴狗盜為習，稱王稱霸，無從勘驗，誠久假而不歸矣。嗚呼！臨濟果為旁岐乎？宗旨果為奇名異相之縱橫肆出乎？其法果為羅籠天下而設乎？入其法者，果若密室傳授之偽異乎？曹溪之下，南嶽、青原五家宗旨果皆旁出而紛紜妄號正宗者乎？此何異於圭峯數南嶽為泛徒者哉？後世豈無明眼者笑斥耶？寧不聞笑巖上堂，舉世尊陞座公案時，有僧出作禮，劈脊便打，云：多口作麼？僧云：某甲一言也未，何為多口？巖復打，云：再犯不

容。翌日，上堂，云：昨舉公案未圓，未能解得諸人惑，未能與世尊把臂共行。何謂？若是知音作者，纔恁麼便不恁麼，然後沒交涉，直教兩頭撒開、中間放下，自然活卓卓底隨處作主，如水投水、似空合空，佛祖不能知、鬼神莫能測。又，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巖云：一文錢，一個燒餅。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云：喫在肚裏了，時下飽欣欣。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云：你無一文錢，只得甘受餓。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云：雲門餅，金牛飯，空腹而來飽腹歸。此豈不是笑巖之濟宗乎？終日聞笑巖語、見笑巖錄，乃立妄論以誣笑巖為見外臨濟，不亦過且謬乎？豈不聞愛禮存羊之論，毋令斷絕之教乎？茲幸　金粟一枝，仍用黃檗三頓痛棒示人，而三玄賓主固在也。不肖勉為承嗣，力唱此宗，為萬世不易之定衡。奈何一唱而和寡，未能恢弘暢達，以救臨濟法滅之虞，敬原五宗，而復以馬祖一脉的傳公案細細頌出，手授二三子之自悟自入者，互相激揚，務使此宗再起，毋令斷絕，以報佛恩。若曰：達磨西來本無一字，而復添此叨叨者耶？將應之曰：七佛偈并諸讖語，子將以為文字乎？乃俟其開口便掌，以絕夫後世野狐之種云。

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丈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竪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未幾，住大雄山，以所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四方學者麕至。一日，謂眾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又仰山云：此是顯大機大用。且道如何是大機之用？　著語云：　鞍前電閃，馬後雷轟。　又云：行了春風有夏雨。

頌云：

盡道英雄志可伸，長驅席捲見精神。胡蘆谷斷撩天火，一馬為龍得幾人。

如何是大機大用　著？語云：　禹門三汲浪，平地一聲雷。

頌云：

放去收來任自由，突然翻轉尾和頭。曾經三峽瞿塘險，跨竈馨兒也大愁。

既有大機之用，則如何是大用之機？　著語云：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

頌云：

鉢下袈裟窟裏身，英雄當日逞將軍。蒙山去後南宗振，避石猶傳萬古勳。

如何是大底道理？　著語云：　碩果不食。

頌云：

斷水窮山不憚煩，桃花流盡見仙源。自從一落漁人眼，世上相傳有浪言。

馬祖而下早有賓主句矣，其源葢出於再參公案中。且道如何是百丈再參之賓中主　著？語云：　周郎功就，漢有荊州。

頌云：

早施約法次關中，示玦烹翁覇正雄。子夜楚歌虞帳冷，千秋無面見江東。

如何是主中賓　著？語云：　夏至前頭隔夜定。

頌云：

東階先揖致殷勤，北面擎觴禮讓頻。去盡驕淫見真寔，從來入聖本於仁。

如何是主中主　著？語云：　雨過旱雷轟。

頌云：

何處聲榔擊破秋，掉翻輕艓擲魚鈎。夜蟾不識湖深冷，沉到龍窩極底頭。

主中主從那裏得來　著？語云：　饒人多主顧。

頌云：

頽然閫外付將軍，開國成家豈別人。不是垂衣拱手貴，萬邦何以致來賓。

舉：興化在三聖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聖云：具個什麼眼便恁麼道？化便喝，聖云：須是你始得　著。語云：　冷光微露，毒殺熱謾。

頌云：

全提劫外過春風，纔見花開雨濕叢，縱使青皇未零亂，已看滿地是殘紅。

興化到大覺，覺問：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你憑個什麼道理與麼道？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相逢，覺云：我昨日疑你遮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再喝，覺亦打，　著語云：　何勞再勘？

頌云：

一回雨過一回香，轉見花深夏日長。燕子尚疑春富貴，喃喃猶自語高梁。

化云：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曰：遮瞎漢來遮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與

一頓。　著語云：　若不脫下，爭得見骨？　化於言下荐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捧底道理。且道如何是三度痛棒底道理？　著語云：　彩雲歸盡月當空。

頌云：

洗盡胭脂素體香，多知嫂囑細姑娘。翻思父母當年事，恩大難酬只自傷。

舉：守廓侍者到華嚴，值嚴上堂曰：大眾！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廓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亦喝；廓禮拜起曰：大眾！看遮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眾。且道華嚴敗闕在甚麼處　著？語云：　既無推讓之德，那復見義不為？

頌云：

東和北拒策應高，前失吞吳後棟撓。八陣至今騰怨氣，數堆頑石怒江濤。

守廓到鹿門，見楚和尚與僧話次，門問楚曰：你終日披披搭搭作麼？楚曰：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門便喝，楚亦喝，各休去。廓曰：你看遮兩個瞎漢隨後便喝。　著語云：　向遮裏入。　門歸方丈，請廓問云：老僧適來與楚闍梨賓主相見，甚處敗闕？廓曰：轉見病深。門曰：老僧自興化來便會也。廓曰：和尚到興化時，某甲為侍者，記得與麼時語？門云：請舉看。廓遂舉：興化問和尚：甚處來？尚云：五臺來。化云：還見文殊麼？尚便喝。化云：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惡發作麼？尚又喝。化不語，著語云：　從三聖處學得來。　和尚作禮。至明日，教某甲喚和尚，和尚早去也。化上堂云：你看遮個僧擔條斷貫索向南方去也，已後也道見興化來。　著語云：　人去歌援瑟。　廓云：今日公案恰似與麼時底。門云：興化當時為甚無語？　著語云：　好個疑團。　廓曰：見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不語。　著語云：　拖却長裙作老婆。　及欲喚和尚持論，和尚已去也。門特煎茶告眾曰：參學龍象，直須子細云云。且道如何是斷貫索？著語云：　只嫌自己麻繩短，莫怨他家井底深。

頌云：

逢師兩喝硬如雷，誰料殷勤為汝悲，縱使再三千百喝，一條斷索繫頭回。

如何是會賓主處　著語？云　何不轉身看？

頌云：

輕輕撥著萬斤鎚，腦後潛過夢裏雷。三聖家風千古秘，幾人真到玉山頹。

舉：臨濟兒孫從五祖與佛鑑、鑑與玅喜遞代，俱以為山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為山呵呵大笑，歸方丈公案為最後事。圓悟曰：相隨來也。且道如何是相隨來也的道理著？語云：　倒翻觔斗抱球兒。

頌云：

踏轉雙輪駕白牛，四衢風氣肅三秋。笑歸方丈還錢去，明月團團嶺上頭。

又為道吾捺倒爛泥裏。有判者云：也只是舘驛裏撮馬糞漢。且道如何是馬糞　著？語云：　青蠅不附驥尾。

頌云：

夜追鞭影過橋東，踏著深春柳下風。欲理羈韁向人道，亂絲空把月明中。

舉：圓悟問大慧云：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第一句？慧云：此是第二句。且道如何是虎頭虎尾？如何是踞收？如何是第一句下明宗旨？著語云：　藏六斷蛇。

頌云：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舉：五祖演云：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只有尾巴過不得。如何是四蹄？如何是尾巴？如何是過不得？　著語云：　好肉爬瘡痛不徹。

頌云：

十指為拳劈面槌，西風颯颯起春雷。霜前雪後分明事，誰道一陽冬至回。

濟宗頌語(終)。

(萬峯學人嚴拱，法名上履，捐貲刻五宗原暨濟宗頌語全卷。伏願了知宗旨，證入真乘。更願得見得聞，同參同薦者。　旹大明崇禎龍飛元年歲次戊辰四月佛誕日識。)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